

# 家族八景

人的一生，本来就是极善与极恶不断交织的过程。

[日] 筒井康隆 著 丁丁虫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家族八景

[日] 筒井康隆 著 丁丁虫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家族八景 / (日) 筒井康隆著 ; 丁丁虫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6

(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

ISBN 978-7-5594-0132-8

I. ①家… II. ①筒…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7 ) 第068611号

---

Kazoku Hakkei

Copyright © 1972 by Yasutaka Tsutsu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72 by SHINCHOSHAW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asutaka Tsutsui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 简体 ) 版权

图字: 10-2017-140号

---

书 名 家族八景

著 者 (日) 筒井康隆

译 者 丁丁虫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高一君 姚红成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3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132-8

定 价 36.00元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无风地带 / 001
- 沉渣的诅咒 / 025
- 青春赞歌 / 047
- 水蜜桃 / 071
- 红莲菩萨 / 103
- 绿苑春浓 / 133
- 星期天画家 / 161
- 亡母渴慕 / 193

# 无风地带



前院开满了红花。七濑不知道那是什么花，她对花的名字不感兴趣。

尾形家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露台明亮宽阔。七濑按下门铃，在门廊下面等了一会儿。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郊外电车的汽笛声隐约传来。

开门的是尾形咲子。不知是不是和服太朴素的缘故，她明明还没到五十岁，看起来却显得很老。

“请进。”

七濑报上自己的名字，咲子露出放心的笑容，把她领到了客厅。房间里的家具都是新的。这家的风格就是买便宜的东西，用旧了就换。

读完介绍信，咲子抬起头朝七濑微笑着说：“秋山夫人夸了

你很多呀。”

七濂微微点点头。就算没看介绍信，她也知道信上写了什么。

新家的主妇大体都会刨根问底地追问七濂为什么辞去前一份工作，尾形咲子也是这样的吧，七濂猜测，而且还会拐弯抹角地打听，到底是因为七濂自己的原因辞去工作，还是因为前一家的一些情况。

但是尾形咲子什么都没有问，也没有像通常接待新女佣的主妇那样，得意洋洋地领她参观各个房间。她只是精神恍惚地与七濂相对而坐。

七濂悄悄探入咲子的内心，读取她的思想。她发现，那里只有意识的“鸡零狗碎”。

（浴室的毛巾掉了。）（晚饭做个青椒炒牛肉。）（电视图像调不清楚。）（储藏间的锁坏了。）（另外还要告诉七濂电饭煲坏了，让她明天去商店买个新的回来。）

咲子的思绪完全围着家里的事情转。其实能不能将之称为思绪都是问题。茫然的意识中，到处都是这些琐碎的事物。

尾形咲子明显是在通过这些日常琐事的细枝末节逃避某件事情。这种类型的意识构造，七濂遇到过好几次。精神孱弱的中产阶级女性上了年纪之后，逐渐习惯了自己被无视的现实。一方面明知自己受到蔑视，另一方面又要努力忘却这一点，必



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结构。

咲子看看七濂带来的行李，心里想：真重，提了这么重的行李爬坡上来，一定很累。到这时候她才终于想起应该请七濂喝茶。

“去厨房喝杯茶吧。”

咲子站起身，再次向七濂微微一笑，然而那微笑中没有任何意义，完完全全没有一丝意义。让七濂吃惊的是，那其中就连“下意识的亲近感”都没有。

## ⑧

七濂不记得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具有读取他人心灵的能力。不过直到十八岁的今天为止，七濂从来没有认为那是什么珍贵的能力。她认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她会这么想，是因为她觉得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必然和自己一样将这种能力隐藏起来了。

七濂并不觉得读心能力有什么好处，也不认为它有什么坏处。她认为那只是听觉、视觉之类的一种而已。和其他感觉的不同之处，也就是运用的时候多少需要一点努力。七濂把这种努力称之为“解除保险”，用来和其他的思维运作加以区别。

“解除保险”之后，必须要“开启保险”，这是七濂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如果“保险”一直处在解除状态，交谈对象的思绪将会不断流入，很快就会让七濂把对方说的话和心中想的

事混在一起，导致对方发现她的能力，令她陷入危险的状态。这是七濑从过去的经验中领悟到的。



今天在咲子对她交待各种事情的间隙，七濑也时不时解除保险，窥探咲子的心灵。然而，那里终究是一片荒芜的原野，堆满了风化的日用杂货。咲子对自己的家庭怀有怎样的想法，对于各位家人抱有怎样的感情，就连这些都无迹可寻。

尾形家的一家之主尾形久国是船舶制造公司的总务部长，家里有两个孩子。长女叡子是女子大学的大四学生，长子润一今年刚刚上大学。叡子漂亮，润一柔弱，两个孩子都是享乐主义的性格，因为他们都继承了久国的血脉——七濑从咲子那边得到的信息仅此而已。当然，大部分都是咲子口中说出来的。



太阳虽然落山了，但久国和孩子都还没有回来。就像平时一样，咲子淡然处之。

吃过简单的晚饭之后，咲子没有再和七濑说话，只是恍恍惚惚地坐在客厅里“望”着电视——那不是“看”，只是望着而已。

十一点过了几分钟的时候，久国回来了。

七瀨虽然很疲惫，但觉得不能不问候主人，所以一直忍着睡意没有去睡。

“孩子们还没回来吗？”久国走进客厅。七瀨正要开口问候，他却无视了她的存在，直接向妻子问道。

“是的，还没回来。”咲子回答说。她的脸上浮现出一如既往的、毫无意义的笑容，给七瀨作了介绍。

“请多关照。”七瀨深鞠一躬，悄悄解除了保险。

久国瞥了七瀨一眼，“哦”了一声，冷淡地点点头，心中暗自将七瀨同他今天刚刚去过的高级夜总会里的年轻小姐作了比较。不愧是身居总务部长职位的人，眼光很不错。

“您用过餐了吗？”

咲子这样一问，久国看看挂钟，点点头。“给我倒杯茶。”

这不是要喝茶，而是在担心女儿，不过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刻意告诉自己：那个不肖女儿，随她怎么样吧。他本打算再也不管女儿的死活，然而那只是他意识的表面。他的内心还是希望听到女儿对晚归的解释。就算明知那是瞎编的，到底还是想听来让自己安心。

这不是亲情，七瀨想，这是嫉妒。

久国对妻子没有任何感情，就和对待家畜一样，连轻蔑都没有。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放弃在记忆中搜寻妻子年轻时的

美貌了，从某种怜悯心中生出的没话找话也放弃了。每次对话总是以深深的轻蔑而告终。咲子也很清楚。因为她常常表现出“与其被轻蔑对待还不如被无视”的态度。

如今的久国心中交织着公司内复杂的人事问题，剩下的空间大半都被年轻女人占据了。可即便是对女人的感情，七濑看到的也只是空虚，更像是为了炫耀的夸张表现而已。

“你十八了？”久国问。

话一出口，他便意识到这完全是对夜总会女人说话的口气，赶紧“嗯、嗯”两声点点头，自己下了结论。“年轻真好啊。”他又点点头，“年轻真好，嗯。”

久国常去的夜总会里有个和七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身材很丰满。两个人已经睡过了。他拿来和七濑比较的就是这个名叫节子的女孩。

“真的，是很好呀。”咲子的目光像是被钉在深夜节目上，附和着说道。



绫子醉醺醺地回来了。她被男友们灌醉之后拖去宾馆，然后才被车送回来。

她看到七濑，心想：家里新来了个人，今天晚上可以不用找借口了。不过她立刻又换了想法，决定还是随便找个借口。

“今天晚上良江先生没来。要是他在，开车送我，就能回来得早一点，可是他没来，只好让木谷送我。木谷本来还想再跳一会儿，不过还是专程送我一个人回来了。”

“那真是不错。”久国微笑着点点头。

“木谷先生真是体贴。”咲子也说。

“有水吗？”叡子问了一声，又向七濑打招呼，“您是七濑小姐吧？可以喊你娜娜吗？十八岁是吧？真羡慕。我也想再回到十八岁呢。”

她没打算自己倒水。她对让母亲给自己倒水没有感到任何不妥。咲子对于被女儿使唤也没有觉得不满，久国也视为理所当然。女儿憎恨咲子的无知。

叡子一边说话，一边在回味刚刚与那个木谷的肌肤之亲。她表面上显得若无其事，内心却因为回味而沉湎在爱欲中。对于未经人事的七濑而言，叡子心中映出的情景让她很感兴趣。

叡子说话间逐渐兴奋起来，开始冒险在家人面前说起男友们的事。“木谷呀，故意帮我踩了高田的脚。这样高田才终于不再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了……”

叡子的话逐渐引起了久国的疑心，他开始确信女儿是做了不检点的事情之后才回来的。

在骗我啊，久国一边想，一边想象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大学生木谷和叡子赤裸交缠的模样。

久国将叻子的行为描绘得十分逼真。

七濂窥探起久国的内心深处。

久国将女儿叻子和那个节子的裸体影像重合在一起，试图通过这样的想象压住自己的怒火——其实不如说是为了让自己兴奋——同时又始终保持着欣赏的笑容回应女儿的话。

叻子以作为女儿的直觉意识到，每当自己说起男朋友的时候，父亲脸上必然会浮现出微笑，那微笑中隐约带有淫邪的味道。她蔑视想要以此激发情欲的父亲。

她很憎恨每天去高级夜总会大吃大喝还不用自掏腰包的父亲。不过她似乎并不知道，求父亲转手承包的乙方公司还会找来出台的小姐供父亲享用。

让七濂略感吃惊的是，尽管今天是自己这个外人闯入的第一晚，这家人的表现却和平时没什么区别。他们本来就是把其他家人当作外人的吧。恐怕就算长子润一回来，这家的气氛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七濂想。



直到电视里的深夜节目放完，润一也没回来。家里人完全没有牵挂长子的模样，心里也根本没想过他。

“睡吧。”因为电视都放完了，久国站了起来。

七濂终于意识到，并非是叻子的谎话维系着这家人表面上

的和睦，而是作为背景音的电视勉强撑起了这个家庭。当电视节目结束以后，厚重的沉默便笼罩在全家人头上，除了睡觉之外再无可做的事。什么事都没有。

刚刚走出客厅的久国突然停住了脚。女儿晚回家的事，他一次都没有训斥过。他想，睡觉之前好歹训斥一次怎么样？他告诉自己，就算是做个形式上的训斥，也是做父亲的责任。其实更准确地说，为了在平安幸福的家庭舞台上继续扮演慈父的角色，他必须训斥一次。

“以后早点回来。”久国用尽全力伪装出略带责备的语气，但那声音还是像挤出来的一样。

“是，对不起。”叡子从久国停住脚的时候就做好了准备，当即坦诚地道歉。不过仅仅这样当然还不行。她也必须要扮演调皮女儿的角色，同时也必须向父亲报一箭之仇。

她笑着说：“可是，我可不记得有哪个星期六晚上父亲您比我早回来呢。”

久国也笑了——颇为害臊的笑。

叡子也挤动肌肉，发出“笑声”。

七濑怎么也笑不出来，她慌忙装出收拾东西的样子。这家人的笑并没有缓解紧张，反倒凸显了空虚。

家人全都睡下之后，润一还是没回来。

分配给七濑的房间是玄关旁边七平方米多的小房间。时不

时驶过前面道路的汽车发出的轰鸣声清晰可闻，七濂每次都会被吵醒。

就在她看到天色发亮，迷迷糊糊地想到现在大约是四点半、五点钟的时候，赛车特有的、富有弹力的轰鸣声消失在玄关旁边的车库里。七濂知道润一有玄关大门的钥匙，所以没有起身。

## 八

因为是星期天，全家人都起得晚。

咲子直到十点才起床，似乎是因为七濂来了，故意贪睡似的。

快中午的时候，七濂经过润一的房间，听到里面传来大声的梦话声。一开始她没想到是梦话，吓了一跳，站住了脚。

这时候刚好叡子起了床，“哧哧”地笑着说：“他在说梦话呢。一开始大家都吓了一跳。”

润一下午两点前起了床，一边说要醒酒，一边抱着大碗喝味噌汤。他昨晚在女人的住处喝了半瓶威士忌。

那个女人是润一中学时候的同学，现在在夜总会出台，名叫节子，身材很丰满。

父子睡了同一个姑娘，而且润一对此心知肚明。

七濂目不转睛地盯着润一。润一和这个叫节子的女人在床



上一边喝酒一边说父亲的坏话，笑着发泄对父亲的憎恨。

“我的脸很奇怪吗？”润一突然走进厨房，把大碗放到桌上，将脸凑到七濂面前问。他算好了厨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故意要让七濂羞怯、惊惶。

七濂也装出羞怯的样子，别过头去。“不，不是。嗯……没有。”

看到七濂装出来的羞怯模样，润一满意了。真是自恋狂。

这一天，七濂直到晚饭的时候都没有解除保险。在润一心中发现节子的时候，七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十几年来她一直在读取他人的内心，本来以为已经不会再为什么事情惊慌失措了，然而这一回她却开始怀疑，如果再受到更大的冲击，自己是不是还能保持现在的态度。

太可怕了，她想。这样可怕的家庭，自己还从没遇到过。



尽管没人提出要求，但一家人就像约好了似的，一周当中的星期天这一天，他们全都留在家里。因为他们心中都明白，为了不让别人看出破绽，他们必须在这一天表演出尾形家是多么富有家庭气息。

很晴朗的日子。

久国一整天都在打理庭院。其他几个人，要么看电视，要